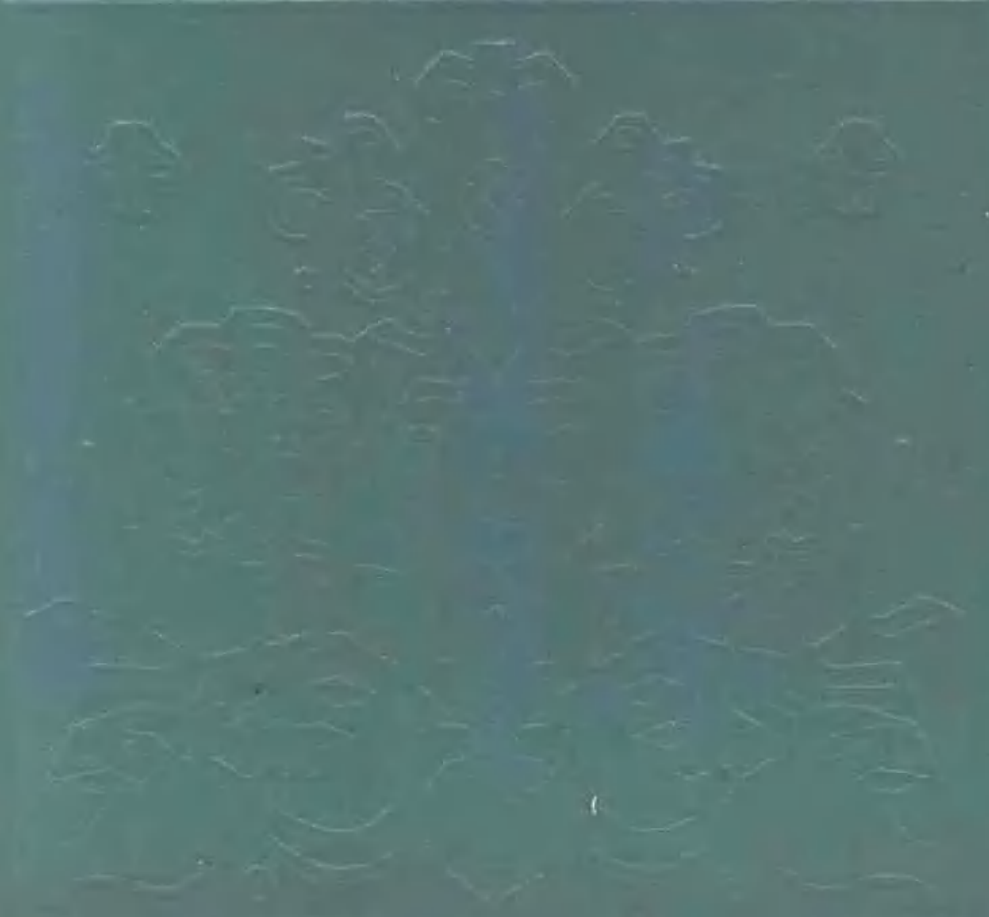


晚清小说期刊

绣像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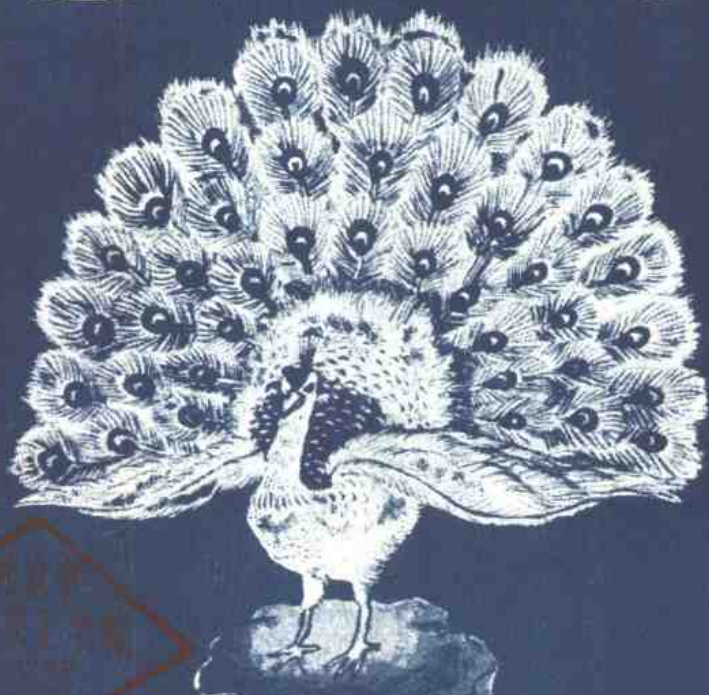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五至六十三册



02751

I 2 1 5 . 2 / 1 / 7

繡像小說



第五拾伍期

KAC 72/020/

繡像小說第五十五號目錄

學究新談

吳蒙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

第六回 繡像

第五十九回 繡像

談學務師生矛盾

論革命幕府縱清談

喫館子主客齟齬

救月食官衙循舊例

玉佛緣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五回 繡像

第二十九回 繡像

看出會大開眼界

爭繼嗣族弟放流言

許酬金訟師授祕計

讀碑文獨創新談

市聲

姬文

幻想翼

第六回 繡像

承前

揚州城豪商出世

天方夜譚

上海灘繭市開盤

承前

嘿生

論革
命幕
府縱
清譚

文明小史

第五十九回

續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救月食官衙循舊例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論革命幕府縱清談

救月食官衙循舊例

却說黃世昌穿了衣帽。坐了轎子。到得制臺衙門下轎。剛下轎。就看見替他太太引路的那箇巡捕。巡捕對他說了一聲恭喜。黃世昌說一切都仰仗大力。兄弟感激萬分。改天還要到公館裏來叩謝。巡捕道。豈敢豈敢。一面說。一面問黃世昌道。手本呢。等我替你上去回罷。黃世昌道。如此益發費老哥的心了。巡捕早伸手在他跟班的手裏要過手本。登登登的一直上去了。黃世昌仍舊到官廳上去老等。有些同寅見了他。一箇箇撥臀捧屁的道喜。黃世昌一一回禮。有些素日和黃世昌不對的。却在一旁咕囔道。靠着老婆的本事。求到了差事。也算不得什麼能耐。黃世昌只得付諸不理。一回兒巡捕匆匆走出來說。請黃大人。老師傳話。給衆位大人道乏。這是官場一句門面話。骨子裏叫做不見。大家沒有指望。便一哄散了。黃世昌跟着巡捕。直到裏面。見過制臺。磕了頭起來。照例說了幾句感激涕零的話。制臺也照例勉勵他幾句。叫他以後勤慎辦公。說

完了。制臺心上還想有別的說話。一看底下站着五六箇人。又有巡捕。又有跟班。忽然一箇不好意思。亦就不說下去了。只點了兩點頭。以示彼此心照。然後端茶送客。黃世昌下來了。至於到差視事那些門面話。也無庸細說了。再說沖天礮自從和余小琴鬼混在一起。沖天礮是直爽的人。余小琴是陰險的人。他們的口頭禪是維新兩箇字。因此引爲同志。誰想性情却大不相同的。余小琴借着沖天礮和他密切。常常有關說的事件。沖天礮原無不可。那知那班幕府。却看得透亮。暗想我們裏面打得鐵桶似的。上下相連。於今橫裏鑽進來一箇余小琴。來壞我們的道路。很不自在。先以爲沖天礮是制臺的愛子。他在裏面要是搬動幾句。大家都有些站不住。後來看見制臺爲着沖天礮在外胡鬧。略略有些風聞。加以沖天礮在外面倡言革命。又有人把他說的什麼唐太宗唐高祖的話。告訴了制臺。制臺不免生氣。着實把兒子訓斥了幾頓。沖天礮不服。反和老子頂撞。因此制臺也有些厭惡他了。幕府裏得着了這箇消息。凡是沖天礮有什麼事。或是應承了余小琴的請託。叫幕府裏擬批擬稿。幕府裏面子上雖含糊答應。暗地裏却給他箇按兵不動。沖天礮也無可如何。余小琴起初還怪沖天礮。後來知道他不能專擅之苦。便大失所望。沖天礮因怕余小琴絮聒。也和他疏遠了。這時候倒

同着一箇新進來的幕府叫做鄒紹衍。很說得來。這鄒紹衍是浙江人。是箇主事。新學舊學。都有心得。沖天礮十分敬服他。鄒紹衍却是箇熱心人。見沖天礮維新習氣過深。時時想要勸化他。常於閒談的時候。乘機規勸。無奈沖天礮窒而不化。鄒紹衍用盡方法。沖天礮纔有些醒悟過來。有天喫過了午飯。鄒紹衍正在那裏看拳匪紀略。沖天礮闖了進來。瞧見這部書。便追溯庚子年的事。說到激烈之處。不覺髮指眦裂。鄒紹衍笑道。世兄是文明不過的。開口革命。閉口革命。可曉京裏有句俗語。叫做北拳南革。原來拳匪和革命黨是相提並論的。沖天礮不禁錯愕。鄒紹衍慢慢地說道。現在我姑且就粗淺的說去。這拳譬如人的拳頭。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罷了。沒甚要緊。然而一拳打得巧時。也會送了人的性命。倘能躲過去。就不妨事了。庚子那年的北拳。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實在可怕。若說那革呢。革是箇皮。即如馬革牛革。從頭至尾。無處不包着的。莫說是渾身潰爛起來。就是點皮毛小病。也會致命的。只是發作的慢。若是留心醫治。也無大害。我且把易經上卦象。作一箇引證。易經上有箇澤火革。先講這澤字。山澤通氣。澤就是河。河裏不是水嗎。管子說澤下尺。升上尺。常言說的好。恩澤下於民。這澤字不是明明是箇好字眼嗎。爲什麼澤火革便是箇凶卦呢。偏有箇水火既濟的吉卦。

放在那裏。豈不令人納悶。要知道這兩卦的分別。就在陰陽二字。上坎水是陽水。所以就成箇水火既濟的吉卦。兌水是陰水。所以成了箇澤火革的凶卦。坎水陽德。從悲天憫人上起的。所以成了箇既濟之象。兌水陰德。從憤懣嫉妬上起的。所以成了箇革象。你看彖辭上說的是澤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你想人家有了一妻一妾。互相嫉妬。這人家會興旺不會興旺呢。起初總想獨據一箇丈夫。及至不行。破敗主義就出來了。因愛丈夫而爭。既爭之後。雖明知道有損傷丈夫的地方。也就顧不得了。再爭則破丈夫之家也顧不得了。再爭則斷送自己的性命也顧不得了。這就叫做妒婦性質。聖人只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兩句。把這些革命黨的小像直畫出來。比那照相照的還要清楚些。那些革命黨的首領。起初是官商兩種。并且都是聰明出衆的人。因爲所秉的是妒婦性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開。由憤懣生嫉妬。由嫉妬生破壞。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到的事呢。於是聲應氣求。水流湮。火就燥。漸漸的越聚越多。鈎連些人家的桀驁不馴的子弟。愈推愈廣。其已得舉人進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就談朝廷革命。其讀書不成學擊劍又不成。就學兩句愛皮西提。或是挨衣烏窩。便談家庭革命。一談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大的痛快嗎。

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喫得痛快了。傷食。飲得痛快了。病酒。不管天理。不畏國法。近人情。任着性兒去做。這種痛快。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能夠長久嗎。沖天礮先聽鄒紹衍講易經。便覺有些煩厭。心裏暗想道。如此支離穿鑿。尙還成句話麼。聽到後來。覺得有些道理。口頭仍自不肯輸。說鄒老叔。你說革命黨既是破敗天理國法人情。何以還有人去信服他呢。鄒紹衍故意戲弄他道。你當天理國法人情。到了革命黨手裏纔破敗的嗎。於今我再同你說西遊記。沖天礮皺着眉道。頑固頑固。索性以鬼神之說來聳動人了。鄒紹衍也不理他。仍舊從從容容的說道。西遊記是部寓言。他說那烏雞國王。現坐着的是箇假王。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內。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烏雞國金鑾殿上的那箇假王。所以要借着革命的力量。把箇假王去掉了。然後慢慢的在八角琉璃井內把真王請出來。那時天下就相安無事了。沖天礮問道。這真假是如何分別呢。鄒紹衍又戲弄他道。西遊記上原本說着。叫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母后說道。三年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憑據。講公利的人。全是一片愛人之心發出來的。是口暖氣。講私利的。全是一片恨人之心發出來的。是口冷氣。還有一箇祕訣。我盡情告訴你罷。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說

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駭俗驚愚。其志不過如此。若說無鬼神。他的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條說是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基礎。說無神。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鼓舞桀驁不馴子弟的興頭。他却必須住在租界。或是外國。以勝他反背國法的手段。必須痛詆人家說鬼神的。以勝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須說叛臣逆子是豪傑忠臣良吏是有奴隸性質。以勝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辯才。以文其過。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革命黨的議論。也有驚才絕艷之處。可知道世道被他攪壞了。總之這種革命黨。在上海日本的容易辨別。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像世兄這樣。還不至於如此。然而四書有句說話。叫做雖不中不遠矣。說完哈哈一笑。沖天礮聽他詐癡詐癡說這一套。一時也無可駁回他。正在轉念頭哩。只聽房外頭有人說話的聲。問鄒老爺在裏頭麼。管家回道在裏頭。和少大人說着話呢。耳中又聽見忽刺一聲。把簾子一掀。走進兩箇人來。原來是幕府裏的施輝山。汪若虛。招呼過了沖天礮。一齊對鄒紹衍道。昨兒打麻雀。贏了我們兩底碼子去。今兒就想賴着不來麼。快去快去。三缺一等着你呢。鄒紹衍站起身來。伸了伸懶腰。說道不怕輸。只管來。但是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施汪二人齊說你少嘴。

頭刻薄。這回輪斷你的脊梁筋。說罷便拉鄒紹衍脚不點地的走了。沖天礮也只得走出文案處。到外邊去鬼混。鬼混了半日。沒精打采的回來。却看見衙門裏大堂上有許多和尚道士。還有礮手。還有禮生。心中不禁詫異。後來看見了黑紙白字的牌子。纔知道今天護月。沖天礮是讀過天文教課書的。懂得此中道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再趲到文案處。鄒紹衍打牌還沒有回來。問管家說。鄒老爺在那裏打牌。管家說在摺奏朱大人那裏。沖天礮暗暗想道。今天橫豎沒有事。倒不如去看他們打牌罷。剛剛繞過二堂暖閣。聽見笛聲嘹亮。原來有兩箇三小子閒着無事。在那裏唱崑曲調。唱的是樓會。正在嗚嗚咽咽唱那藍橋何處問元霜。輕輕試叩銅環響。沖天礮心裏道。他們倒會作樂。因此不去驚動他們。悄悄的走過了。穿過左廊。繞到摺奏朱錫康的院子。聽見一陣牌聲。和着喧笑之聲。原來鄒紹衍被對家敲了一付莊去。和的是二百四十和。沖天礮剛上臺階。伺候的小子。早打開簾子。向裏面道。少大人過來。朱錫康慢慢地站起身來。三人也跟着站起來。招呼過了。朱錫康先問世兄。今兒爲什麼不到外頭樂去。倒找到這裏來。沖天礮道。外頭逛的厭煩了。所以來看看老世叔。原來朱錫康和制臺是從前拜把子兄弟。現在制臺請他在幕府裏辦摺奏。所以要稱呼老世叔。朱錫康接着說道。

原來如此。但是牌已賸了兩付了。等我們打完了。再談天罷。世兄請坐。我今天贏了底把碼子。他們三人要敲我竹槓。我已叫廚房裏端整了幾樣菜請他們。回來就在此地便飯罷。沖天礮說得很好很好。於是四人重復坐下。不到片刻。果然打完了。鄒紹衍伸了一箇懶腰。說道怪累得慌的。施朱二人齊說。我們輸了錢。又受了累。這纔冤枉哩。鄒紹衍道。誰叫你們的牌打得這樣劇頭。施朱二人道。別也沒有贏。別說嘴了。鄒紹衍道。我雖沒有贏。我却沒有輸。還值得一面說一面大家站起來。伺候的小子送上手巾。各人擦了臉。一箇小子便來收拾桌上的牌。朱錫康道。桌子別搭好了。回來就在這裏喫飯罷。伺候的小子答應着。少時掌上燈來。朱錫康問菜好了麼。伺候的小子說。廚房裏去催過了。說鴨子沒有爛。還得等一等。朱錫康說。既如此。先拿碟子來喝酒罷。伺候的小子答應一聲是。便登登登的跑了去了。霎時端上碟子。一箇老管家又來安放杯筷。五人坐下。喝了兩杯酒。大家閑談着。沖天礮便提起護月那件事來。朱錫康搶着說道。這也不過照例罷了。庚子那年日食。天津制臺還給沒有撤退的聯軍一箇照會。說是赤日行天。光照萬古。今查得有一物。形如蛤蚧。欲將赤日吞下。使世界變爲黑暗。是以本督不忍坐視。飭令各營鳴礮放槍救護。誠恐貴總統不知底細。因爲致訝。今亟照會。伏

乞查照。那些話頭。話沒有說完。在座一齊笑起來。鄒紹衍和沖天礮更是笑得前仰後合。沖天礮等衆人笑過了。因問鄒紹衍道。紹翁以爲何如。鄒紹衍道。這有什麼不明白呢。月蝕是月爲太陽光所掩。日蝕是日爲月光所掩。世兄熟讀天文等書的。想早早了然胸中了。施朱二人不解。齊聲問道。這麼月亮會爲太陽所掩。太陽又爲月亮所掩呢。鄒紹衍道。試問日球在天。是動的呢。是不動的呢。月球繞地。是人人曉得的了。既知他繞地。卽不能不動。卽不能不轉。是很明顯的道理了。月球既轉。何以有太陽的時候。顯不出他來呢。原來這箇月不及太陽的光。所以日裏不能見月。繞來繞去。轉來轉去。就和太陽相遇了。一相遇。太陽的光爲月光所掩。就是日蝕。月蝕也是一樣的道理。施朱二人聽了。俱各點頭。正說着。鴨子上來了。大家當着。多說很好。朱錫康說。好雖好。還嫌口沈了點兒。沖天礮說。老世叔自己請客。斷無誇獎自己菜的道理。所以要故意挑剔這一下。朱錫康說。世兄真是箇玻璃心肝水晶肚皮的人。說完又復大笑。一時飯罷。施朱兩位。是抽煙的。便先告辭去了。鄒紹衍也說。我要歇歇了。沖天礮見他們都散。也只得跟着一起走。朱錫康照例相送。自有管家掌着明角燈。送他們各自回房。沖天礮也回上房安歇。正是。

得君一夕話。

勝讀十年書。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上回暢陳革命黨的利弊。而雜以游戲之言。蓋不欲以莊語法言。厭人聞聽也。讀者當悟其用心之苦。及設想之精。

冲天礮一聽西遊記。便說頑固頑固。此是近日維新黨口頭禪。維新黨自習此口頭。已將聖經賢傳。抹倒不少矣。遑論虛無縹緲之西遊記哉。可歎可歎。鄒紹衍當是主文諷諫一流人物。聆其口吻可知。

中間雜以打牌一段。所謂橫風吹斷。乃小說家慣技也。但視其着痕迹。與不着痕迹耳。

論日蝕事亦是粗淺之言。但施朱二人。胸中恐未必有此。此回暢發議論。亦書中應有之義。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五十九回終

爭繼嗣族中放流言



許酬金訟
師授秘
計

小說報畫圖用

